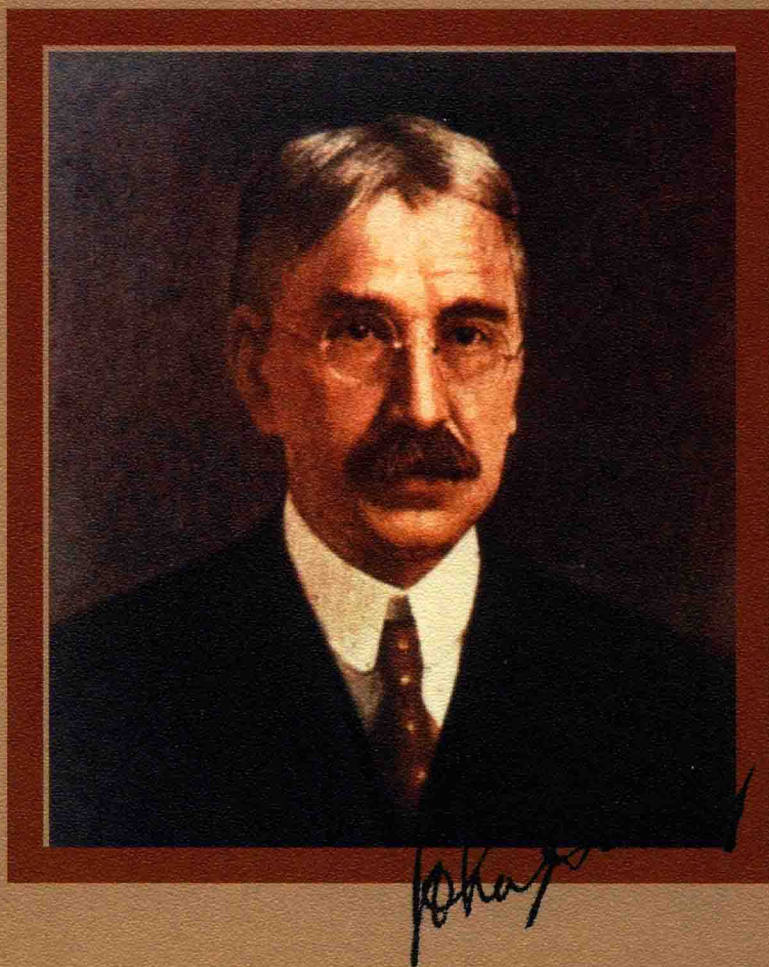


杜威选集 主编 刘放桐 陈亚军

超自然的自然

杜威宗教观与艺术论

王新生 编
陈 佳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杜威选集

主编 刘放桐 陈亚军

超自然的自然

杜威宗教观与艺术论

王新生 陈 佳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自然的自然: 杜威宗教观与艺术论/王新生, 陈佳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杜威选集/刘放桐, 陈亚军主编)
ISBN 978-7-5675-7831-9

I. ①超… II. ①王…②陈… III. ①杜威(Dewey, John 1859—1952)—宗教哲学—文集②杜威(Dewey, John 1859—1952)—艺术哲学—文集 IV. ①B920-53②J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7055 号

杜威选集

超自然的自然——杜威宗教观与艺术论

主 编 刘放桐 陈亚军
编 者 王新生 陈 佳
项目编辑 朱华华
审读编辑 徐曙蕾
责任校对 张 雪
装帧设计 高 山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o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29
字 数 472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7831-9/B·1136
定 价 138.00 元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主编序

在实用主义家族中,杜威是一位祭酒式的人物。他不仅最系统、全面地阐发了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主张,而且从实用主义出发,在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美学、宗教学、逻辑学、历史学、法学、社会学等一系列领域,提出了许多极具影响力的观点。是杜威而不是皮尔士、詹姆斯,使实用主义不再只是扶手椅中的哲学而成为穿越学院高墙、塑造美国社会的文化思潮。今天,这股原本产自美国的思潮,早已成为西方思想学术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杜威的思想不仅受到他的本国后裔,而且也受到欧洲乃至世界思想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对于国人来说,杜威这个名字毫无疑问处于西方哲学家名册的显赫位置。这当然首先是由于他个人与中国的特殊因缘,但更值得一提的恐怕还是他的实用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诸多交叉重叠。杜威哲学与中国儒家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同异,早已为很多学者所关注。研究杜威哲学,有助于促进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

本选集是在《杜威全集》(38卷)中文版的基础上完成的。《杜威全集》中文版的问世,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很好的反响,但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一是体量太大,从购买到收藏,都极为不便;二是内容太杂,从浩如烟海的著述中把握杜威的思想,也殊为不易。正是为了帮助读者解决这些困难,我们编纂了这部《杜威选集》(6卷),分别涵盖了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价值论/伦理学、政治哲学/法哲学、宗教学/美学。鉴于杜威与中国的特殊关系,我们专门增加了《中国心灵的转化——杜威论中国》卷。

基于篇幅的考虑,有些文献虽然重要但难以收录,我们只选取了其中的相关部

分,单行本和教材的内容则尽量不选或少选。另外,杜威的探究逻辑是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一部分放在“逻辑学”名下,恐会导致一些误解或争议,鉴于杜威的探究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于他的哲学方法论范畴,因此,我们将这部分内容统一纳入“哲学卷”。

我们力求在体例上保持一致,但并不强求一律。由于“哲学卷”的涵盖面更广,内容更加博杂,用主题分类的方式加以编纂具有难度,因此分卷主编用现在的年代划分方式对其加以整理。另外,“杜威论中国卷”也不适宜主题分类的方式,我们同样尊重分卷主编的意见,采用了目前的编纂方式。各卷主编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为选集的选编付出了很多心血。我们对此深表感谢。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历来重视杜威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为《杜威选集》(6卷)的问世提供了大力支持,责任编辑朱华华女士做了大量的繁琐工作。我们对此也深表感谢。

刘放桐 陈亚军

2017年7月31日

编者序

总体而言,尽管宗教思想和美学思想并非杜威思想的核心部分,但无疑是杜威思想整体十分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这两个部分随着杜威思想的演进和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到杜威后期这点更加明显,在某种程度上可谓其实用主义的开花结果。在杜威思想中,这两个部分借助“共同”经验密切勾连在一道,恐怕这也是编委会决定把这两部分编选在一起的理由。

上 篇

在各种各样的论题中,杜威在宗教论题上相对“沉默寡言”,这点在杜威有生之年就被很多评论家指了出来,认为杜威在宗教上的寡言少语与杜威的思想地位并不相配。随着《共同信仰》的出版,杜威在宗教方面的系统思想首次大白于天下,杜威不谈宗教的状况终于得到改观。由于《共同信仰》是杜威宗教思想的集中写照,本选集加以全文收录。

杜威较少单独谈论宗教,但并不意味着他较少涉及宗教问题,实际上他在宗教与社会、宗教与教育、宗教与科学等方面都有不少论述。鉴于编者在本选集中对这些主题都已经尽力归类,大家可以有针对性地阅读,再加上篇幅所限,所以原则上不再对具体篇目一一进行阐述,只就杜威的宗教思想的整体演进和框架加以梳理。

一、新黑格尔主义、进化论与詹姆斯

杜威,1859年出生于美国佛蒙特州的伯灵顿,是年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

源》出版。杜威离开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的思想成长过程一直处在进化论的重要影响之下。这是我们理解杜威宗教思想的一个重要维度。

根据杜威的回忆,他童年时期在信仰方面的经验是痛苦和压抑的。杜威一方面在家乡的树林和湖泊中过着亲近自然的童年生活,但是新英格兰地区的总体文化氛围,特别是杜威的母亲不断逼问杜威是否“正确对待耶稣”,他母亲的那种福音派的公理会信仰留给他一种“区分和区别感”,一种“自我与世界、灵魂与躯体以及自然与上帝的异化感”,总之令他感到“一种痛苦的压抑”。(LW5:153)

根据麦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对于杜威的采访,我们得知杜威早年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有过“神秘经验”。尽管那个经验不是一种非常强烈的神秘经验,其中没有异象等,只是一种蒙福的感觉,但是解决了一直困扰杜威的有关自己祷告的时候是否当真的忧虑。杜威说:“从此我不再有任何担忧,也没有信念。对我而言,信仰意味着不担忧。”^①可见,杜威逐渐放弃了具体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信条,但他还是具有基督教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强烈宗教感,这是我们在理解杜威宗教思想的时候要加以注意的。杜威的这一特征在《共同信仰》中有关“宗教”与“宗教性的”的论述方面得到集中体现。

杜威形成《共同信仰》为标志的较为成熟而系统的宗教观,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特别是在上帝的形而上学方面,杜威经历了一个立足新黑格尔主义到离弃黑格尔主义的过程。1884年他写道:“作为完美的人格或者意志的上帝是唯一的实在,而且是所有活动的源泉。因而是个人人格的所有活动的源泉。这个完美的意志是个人生活的动机、源泉和实现。他(个人)已经摒弃他自己的作为一种非实在的特定生活;他已经断言唯一的实在是那普遍意志,而他的所有行动都发生在那个实在之中。”^②杜威在1930年写道:“我已经渐渐离开黑格尔主义……不过我永远不会想忽视、更不会想否认结缘黑格尔在我的思想中所留下的长久积淀。”^③

杜威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哲学研究班期间,深受 George Sylvester Morris 所讲授的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的影响,而绝对唯心主义是那个时代英国和德国的

① Max Eastman, “John Dewey,” *Atlantic* 168, no. 6 (December 1941), p. 673.

② 转引自:George H. Mead, *John Dewey, the Man and His Philosophy*, p. 1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③ John Dewey, “The Philosopher-in-the-Making,” *Contemporary American Philosophy*, II, p. 10. Edited by George P. Adams and William P. Montague.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30.

主导性哲学流派。杜威早期实际上是一位绝对唯心主义的捍卫者。在他看来,作为新兴学科的心理科学,作为一门意识科学,可以用来支持唯心主义的基本主张。如此,他认为心理学就不会是对于人们自我-形象的一种新的科学威胁,反而是一把发现超越的精神实在的钥匙。为此,杜威不遗余力地在其首部著作《心理学》中论证其“心理学唯心主义”。

但是杜威的这类观点与当时已经颇具影响力的达尔文《物种起源》的进化论相抵牾,后者认为在生存竞争之外,在存在领域没有绝对的目的或意义。1890年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给杜威的心理学唯心主义以致命的一击,因为其中詹姆斯从一种达尔文进化论的进路来处理心理,认为在维系生命方面,心理与手足和心脏一样具有能动的作用。1898年詹姆斯在其“哲学概念和实践结果”这个演讲中论证说,人们的观念不是世界的“图画”,而是“世界假说”,是植根于习惯之中的行动计划。绝对唯心主义与进化论之间的对立促使杜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进化论面前人们属灵的自我-形象如何确立的问题。

在詹姆斯的“实用主义”的影响下,杜威最终脱离绝对唯心主义。而且在这样一种大趋势下,杜威对于詹姆斯《心理学原理》遗留的问题进行研究,用今天人们所知的“反馈环”取代了詹姆斯的“反应弧”。杜威认识到“学习”比“知识”更重要,后者主要是对于既有信念提供合理性的证明。在杜威那里,“知识何以可能”、“我们如何能够认识外部世界”等所谓的传统哲学问题其实都不是问题。鉴于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人们就在生物方面和文化方面与世界牵涉一起,所以学习是一个永恒的任务,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学习者才是问题之所在。这解释了为什么杜威早期对于宗教有一定兴趣,在芝加哥履职期间(1894—1904)对于唯心主义日益寡言少语,与此同时他的著作中宗教问题开始淡出,让位于对教育的强调。

二、知识与经验

杜威与绝对唯心主义的决裂出现在1905年离开芝加哥大学,到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任教的时候。尽管杜威在芝加哥大学期间这种决裂已有迹象,但是对于绝对唯心主义的批评的代表作《直接经验主义的前提》、《经验与客观唯心主义》和《信念与存在》等都出现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初期。在这些作品和之后的作品中,杜威都把唯心主义作为“知识分子的谬误”的主要例证,就是把已知与实在等同、把理念当作完全现实化了的实在。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时期是他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

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时期,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包括两部论宗教的著作《确定性的寻求》(1929)和《共同信仰》(1934)在内。

限于篇幅,《确定性的寻求》没有收入本选集之内。《确定性的寻求》源于杜威1929年在爱丁堡的吉福德讲座,这个讲座旨在讲述“自然神学”,即从科学的进路处理上帝问题。杜威的讲座主要借助他的工具主义探求理论批评传统的哲学知识观。就像在《经验与自然》中一样,杜威把人的生命描绘为被“不定和稳定”这两个交织在一起的主题所主导。这两个主题的交替律动导致人们通过开发得以控制环境的工具和技能来探索确保过渡性的善的途径。另一方面,对于这些善的热望促使我们设想它们已经“安全和确保了”,永恒存在于一个属灵的领域。通过认为这些善以某种方式已经存在于另一个更真实的世界之中,我们人类“对于善的寻求”便偏移到“对于确定性的寻求”。

在最后一讲中杜威才直奔宗教这个主题。他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问题:倘若认识到那些理念并不属于一个实在的、现实的和完美的领域,而是属于一个可能的、因而人们必须借助行动予以实现的领域,那么该当如何?尽管人们或许失去“永恒价值”保证的虚假满足,但是会认识到,理念需要予以想象、予以奋斗,而且要不断予以重估,以便成为人的生存中活生生的意义。杜威说,“宗教性的态度”会是“一种存在的诸种可能性之感觉”和“对于这些可能性之事业的献身”。(LW4:242)换言之,正如T·M·亚历山大在杜威《共同信仰》单行本的导言中所指出的,杜威建议用“可能的东西的属灵性”取代“现实的东西的属灵性”。

《共同信仰》可以视作杜威《确定性的寻求》中相关宗教思想萌芽的开花结果。一方面,《确定性的寻求》所得出的上述结论,令人进一步有所期待,需要详细展开;另一方面《基督教世纪》中围绕杜威的上帝观所展开的论战需要他予以全面的回应与阐释。在该杂志内外围绕杜威上帝观和宗教观所展开的论战中,各色宗教立场一应俱全:有像“有一个上帝吗”中那样的开明派,有基要派和保守派,甚至有战斗的无神论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还有新教神学家、倡导若有必要借助强力进行社会改革的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他批评杜威的人性观过于天真和乐观,没有认真对待原罪和罪恶问题。在这个背景下杜威感到有必要自我澄清,而耶鲁大学则不失时机地给予杜威“特里讲座”这个机会,《共同信仰》则是这个旨在“用科学和哲学的亮光审视宗教”的“特里讲座”的一个成果。

三、反对超自然主义

《共同信仰》是杜威集中论述宗教问题的最为重要的著作，他在其中处理了三个重要的主题：(1)诸宗教与作为一种经验形式的“宗教性的”之间的区别；(2)作为理想的或可能的东西与实在的或现实的东西之交会的上帝；(3)把“宗教性的”作为一种弥漫性的经验模式灌输到民主生活之中。在杜威看来，建制性的宗教经常抑制或阻挠人们在他们的生活中经验到“宗教性的”东西。结果之一就是，当人们拒斥他们在其中被培养起来的宗教的时候，他们也拒绝了在生活中宗教性的东西的重要性。杜威所针对的演说对象正是这些人。

尽管杜威经历了一个放弃黑格尔主义的过程，但是黑格尔主义在他思想中的积淀在《共同信仰》中对于上帝的界定方面仍然有所体现。他对上帝界定说：“上帝概指激起我们欲望和行动的所有理想目标的统一体。”他进而承认：“这个观念——上帝代表理想价值的统一，而这个统一在其起源上本质上是想象性的——遇到语词上的困难，因为我们频繁地使用‘想象’这个词来概指幻想的和可疑的实在。但是作为诸理想的诸理想性的目标的实在性由它们在行动方面不可否认的力量而得到保证。一个观念并非是因为想象是该观念借此得到把握的官能而是一种幻觉。”^①换言之，上帝除了作为我们对指导我们行动的那些非客观的理想的想象投射并不存在。既然上帝的观念不是实在的，因而，既然是由幻想所创造的，那么它并非是因为满足把我们的希望和欲望理想化的目的而是幻觉性的。

与这种无神论的信条相一致，杜威猛烈抨击宗教这个观念，宗教佯装代表人与一个客观的和人格性的神的关系。他区分了自此著名的“宗教”与“宗教性”。人的行为所投射出的理想是宗教性的，但并不保证是宗教，因为没有宗教予以崇拜的额外的—精神性的神。根据杜威的说法，“为了某个理想之故而排除万难，且因为深信其一般的和持久的价值而不顾个人得失所投身的任何活动，在属性上都是宗教性的”^②。然后杜威对宗教进行了挾伐：“倘若我关于宗教说过什么看起来疾言厉色的话，那么我之所以说出那些话，是因为我有这样的一种坚定信念，就是，那些宗教的这样一种宣称——宣称拥有对理想和超自然手段的垄断权，而且据称它们单凭

① 杜威：《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9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5页。

② 同上书，第16页。

此就能够得到推进——阻碍了认识到自然经验中固有的独特宗教性价值的道路……像我所构想出的那样的宗教性的价值与宗教之间的对立不应被缩略。恰恰因为这些价值的释放如此重要，所以它们与宗教信条和膜拜的等同必须予以消解。”^①

杜威反对超自然主义，并不满足于用他的概念性的理想替代人格性的上帝而否定宗教的基础。杜威进一步反对他所称的理性的自杀和人为弥补弱点而对启示和神恩的信仰。在杜威看来，人本身有能力获得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和达到所想要的所有抱负。如果必须有信仰的话，那么就让信仰成为人在相互合作中对彼此的信仰。他说：“信仰通过人类努力的直接合作而不断揭示真理，在性质上比任何一个对完成的启示的信仰更具有宗教性。”^②杜威自然主义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拒斥任何一种固定教义或信条，它们基于启示，从而窒息了必须摆脱这样的羁绊的人类科学的进步。

杜威认为，对于一种宗教而言某种固定的教义机制是必须的。但是信仰连续的和富有活力的探究的可能性并不把达到真理限定在事物的任何渠道或者图式方面。它并不首先说真理是普遍的，而后再说只有一条到达它的道路。它并不依赖于服从任何教理或者教条而寻求保证。它相信的是，人和环境之间的自然互动将孕育更多的智慧、产生更多的知识，只要那些界定起作用的智慧的科学方法被进一步推进到世界的神秘性之中。^③

杜威基于人自身理性的自律而不是上帝启示的权威给信仰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杜威说：“存在着这样一种东西，即对智力的信仰在性质上成为宗教性的——这个事实可能解释了何以一些宗教人士致力于诬蔑作为一种力量的智力。他们恰当地感受到这样的一种信仰是一个危险的手。”^④

在杜威看来，知识是如此。在行动和成就方面同样为真。“人们从未完全运用所拥有的力量推进生活中的善，因为他们一直服侍着外在于他们自己和外在于自然的某种力量来做他们负责做的工作。依赖于一种外在的力量无异于放弃人的

① 杜威：《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9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17页。

② 同上书，第16页。

③ 同上书，参见第16页。

④ 同上书，第16页。

努力。”^①

针对对人的这种自我完善能力的神化可能有的诘难,杜威辩护说,这并不是把人个体地或者集体地同自然隔离开来,也并不假设人的努力的需要和责任之外的东西。因而,不单独是人自己,而是与自然合一的人达到人的存在的任何可能目标;而且所说的目标完全可及的,因为它谦逊地并不奢望任何超出尘世的自然的和暂时的那些善之外的东西。“它并不包含对善的仟禧的任何期待。”^②

四、“宗教性的”与“共同信仰”

杜威《共同信仰》中“宗教性的”经验不同于詹姆斯《宗教经验种种》中的“宗教性的经验”中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经验,在杜威那里它是一种对于世界的现实性和可能性的经验,它是一种对于生活的态度。作为年轻教师的杜威本人就经历过这种改造性的经验。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杜威《共同信仰》中“共同”一词也有着其独特理解,并非只是桑塔亚那所嘲讽的“人人分享”、“平平常常”、“司空见惯”的意思。在杜威看来,“共同信仰”意味着一种对于人类生活的潜质通过行动而现实化,并且终将在意义上和价值上得到真正成全的共同信仰。^③ 人们对于杜威的一种误解是,以为杜威认为“平常的”经验本身就足够了,从而批评他过于乐观。其实杜威并非认为事物像存在的那样就是足够的,他看到了现代社会阻碍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中最美好的潜质的实现等诸多问题。在《经验与自然》中,杜威固然承认一些活动或行动在纯粹功利主义的意义上是“有用的”,但是强调指出,在我们认为某些活动是“有用的”同时,往往忽略了它们对于人的生活质量的影晌。在杜威看来,把某物作为“共同”东西来看待,就是要通过其发展的潜质来想象性地把握它。从这个角度,我们对于杜威所倡导的“共同信仰”的理解,就又多了一束亮光。

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基础上,我们可以说杜威的宗教思想和艺术思想是相通的。杜威之所以在《艺术即经验》中把思想的靶标对准了艺术,是因为在他看来存在的质料具有在意义上变得丰富起来的潜质,他要表明平常质料、“共同”经验能够

^① 同上书,第26页。

^② 杜威:《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9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6页。

^③ 参见 John Dewey, *A Common Faith*,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34, p. xx。

加以陶冶,以便成为内在的成全性的。“共同”经验并不标示一种对于事物现状志得意满的乐观主义,无论在宗教领域还是艺术领域,对于当下诸种可能性的把握都需要创造性的探索和奋争。

下 篇

杜威的艺术哲学思想,是他晚年学术上的一个突出贡献。从1925年《经验与自然》一书第九章“经验、自然和艺术”,到1934年的艺术哲学专著《艺术即经验》,杜威的艺术观点对于传统美学思想是颠覆性的。他发扬了美洲新大陆关注现实的实践精神,抛弃了欧陆哲学的神秘直觉和抽象思辨;他引进了达尔文的自然主义进化论,挑战了康德形式主义和黑格尔绝对理念的美学立场;他强调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的连续性,颠覆了博物馆艺术的脱离“大地”。借用美国美学家比厄斯利(Monroe C. Beardsley)的评价,杜威的艺术观点“具有一种自发性气势,有新的发现、视野新鲜、蕴含的意味极其丰富,以及一种独特的间接却稳步向前推进的杜威式雄辩”。^①杜威以一种深刻又简单的方式,唤起我们理解审美经验及审美价值的更广泛意义,启示我们:在艺术这个领域,我们经验中的许多潜在的可能性可以被有意识地实现并指导我们智慧地生活。

美学选集中,编者全文收入了最集中体现杜威艺术观的《经验与自然》的第九章以及《作为经验的艺术》的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十四章。这九章的内容,以“艺术与经验”、“艺术与生活”、“表现与形式”、“艺术与文明”四个主题加以阐述。

一、艺术与经验

“经验”是包括杜威在内的美国古典实用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杜威称自己的哲学为经验的自然主义,他受达尔文的影响,以“活的生物”(live creature)为基石,将经验奠定在人的生命活动基础之上。在詹姆斯“彻底的经验主义”基础上,杜威把经验看作人在世界中的生存本身。经验并不是分散孤立的、被动的感觉,而是经历和行动在生命活动中展开的连续、发展的过程;经验并不只是认识,还包含了实践、感受和情感等;经验也并不与理性对立,而是自然、生命、生理、心理等多种因素

^① 门罗·C·比厄斯利:《西方美学简史》,高建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04页。

交织而成的有机整体,其中包含着理性因素。杜威把经验解释成一个包罗万象的唯一存在,是第一性的,是人与自然及社会环境之间持续的、长期的交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

继而,杜威把艺术与经验相联系,提出了“艺术即经验”的主张:“在希腊人看来,经验指一堆实用的智慧,是可以用来指导生活事件的丰富的洞察力……经验就在优良木匠、领港者、医师和军事长官的鉴别力和技巧中呈现出来,经验就等同于艺术。”(LW1:266)^①这里,杜威的艺术正是在“优良者”的经验中,即“鉴别力和技巧”实践中呈现出来的。这一论断是独到的,是深刻的。

首先,艺术产生于“优良者”在生存实践中主动调整以适应环境新变化的这一行动。这种行动不是随意的,而是依赖已有的经验与当下的遭受,借助理智的选择和安排,不断利用和改进自然的材料,最终与环境达成新的平衡。可见,杜威是从人与环境的冲突与和谐这种交互作用中来探索艺术问题的。

其次,艺术实践的结果产生了具有技巧和理智的对象,使原先在较低层次上的、粗糙的自然的材料和人的已有经验,得到了强化、精炼、加深、持久,因此,“艺术既代表经验的最高峰,也代表自然界的顶点”。(LW1:8)杜威强调从一种人在自然中、与自然内在关联的相融性来理解艺术,而不是将艺术当作一个与自然对立或附加在自然之上的主观臆造之物。

杜威将艺术与经验相关联,就是将艺术的范围不仅仅限于绘画、雕刻、诗歌和交响乐等现代意义上的“美的艺术”,而是拓宽至“任何活动,只要它能够产生对象,而对于这些对象的知觉就是一种直接为我们所享受的东西,并且这些对象的活动又是一个不断产生可为我们所享受的对于其他事物的知觉的源泉,就显现出了艺术的美”。(LW1:274)这是他的深刻洞见。

二、艺术与生活

杜威在《作为经验的艺术》一书的开篇,即批评了由于现代工商社会与分区化制度的畸形发展,使得艺术在现代完全与生活相分离,切断了与人的其他经历的联系。而现有的美学理论,进一步扩大了审美经验与生活经验的断裂。由此,杜威提

^① John Dewey, “The Later Works, 1925-1953, Volume 1:1925,” Jo Ann Boydston ed., *Experience and Nature*,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66.

出艺术哲学的任务是：“恢复作为艺术品的经验的精致与强烈的形式，与普遍承认的构成经验的日常事件、活动，以及苦难之间的连续性。”(LW10:9)^①

现代二元分裂的弊端，不仅导致了审美经验与生活经验的断裂，而且还影响到人们在这个世界中进行感受和生活的方 式。杜威反对知识论贬低感觉，他指出感觉建立起了人与意义世界之间的内在连续性。感知过程首先是一个创造性过程，它源于当下人与情境的相互关系，勾起以往的经验，并累积地感知到了各部分之间对于整体的关系。其次，感知中始终渗透着想象和情感。想象和情感具有一种融合的功能，使各种成分结合成一个新的整一的经验。再次，感知与理智是有机结合的，通过对对象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的认知，从而赋予对象以意义。艺术的重要性在于，它体现了人能够有意识地将感觉、需要、冲动以及行动相联合。杜威引用了多位艺术家的自述，他们对遭遇的世界保持着亲切与好奇，他们敏感地感知到了世界向他们的预示，他们深刻地体验到了自己与世界互动时的愉悦。艺术家们以开放的心态接受生活与经验的各种不确定性、神秘、疑问，艺术作品以感知生命过程的方式让我们领会了世界的意义，“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维成果”。(LW10:31)

鉴于现代社会诸多的分离与断裂，杜威以独特的视角提出了“一个经验”(an experience)(LW10:42)的概念，以区分于日常生活中由于外在的干扰或内在的惰性，而存在着大量的、支离破碎的、没有完成最初目的的经验片段。“一个经验”可归纳为三个特征：首先，它是具有时间上持续性、过程上累积性的一个整体，这种连续性把经验各个阶段有张力地关联在一起，相互作用并融合。其次，尽管“一个经验”的组成部分多变，其中总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性质，遍及整个经验，将各部分组成一个整体，使其个性突出，与其他经验有了区别。“一个经验”的第三个特征是完满性，其结局是一个令人满足的高潮。因此，“一个经验”既是实践的，也是理智的，更具有了令人满意的情感性质，因而弥漫着审美的质。

“一个经验”与审美经验之间既有相通性，又有区别，后者是前者的“审美的质”的集中、强化，二者的差异是程度上而非类型上的。杜威特别强调审美经验不仅是一个终极圆满，还起着中介的作用，能够不断启发观赏者创造他们自己的新经验，这也正是伟大艺术经久不衰的原因。杜威这一观点是具有前瞻性的，他早于 20 世

^① John Dewey, “The Later Works, 1925 - 1953, Volume 10: 1934,” Jo Ann Boydston ed., *Art as Experience*,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9.

纪70年代西方兴起的接受美学几十年,就已指出真正的艺术作品必须深入欣赏性的接受知觉。

三、表现与形式

杜威在论述了艺术与经验、艺术与生活的连续性之后,还对艺术的两个基本要素——表现与形式,分别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具有信服力的论述。20世纪前三十年西方现代美学主要盛行两大流派:直觉-表现主义和形式主义美学。尽管两派有各自的主张,但在强调审美和艺术源于艺术家的纯精神性的主观创造,进而否定艺术与客观世界的关联性的观点却是一致的,两派观点都以所谓的主观表现取代了传统的艺术模仿及再现原则。杜威对这两派都提出了质疑。

杜威针对直觉-表现主义美学所标榜的艺术家主观情感先行的观点,指出情感不是一开始就独立存在的,而是由具体情境所暗示的,是由表现性材料所引发并附着在表现性动作之上的。随着动作的做与受,随着过程的连续和累积,使环境中的事物被赋予秩序和形式,感受与行动材料在时间中彻底而完全地相互渗透,最终发生了质变,产生出了情感。杜威进一步指出,由于构成艺术的材料来自客观世界,艺术就绝不只是表现“自我”主观的思想情感,而是必定具有几分再现性。但这种再现不是在外观上对自然对象的复制,而是为表现提供了坚实的客观物质基础。再者,艺术表现的不仅仅是情感,更是通过情感传达的意义。情感的表现是在感觉到后果,并领悟到意义的情况下,有意识地对情绪的保留、充实及控制,而不是情绪的瞬间发泄和排解。

杜威反对形式主义美学强调形式与质料的分离,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艺术作品本身是被形式改造成审美实质的质料”(LW10:114),这一观点深刻地揭示了形式及其所表现的意义、所凸显的实质以及所彰显的质料的特性之间的内在统一性,终结了形式与意义二分、形式与质料二分的形而上学思维。形式与质料的相互融合是每个作为“一个经验”存在的经验的特征。杜威所指的“实质”与作品的主题不同。主题处于作品之外,同一个主题可以用不同的艺术形式、不同的艺术作品来表现,也可以采取非艺术的方式,例如对主题概念的理论论证。而审美实质则蕴含在作品之中,是诸多普通元素经过艺术家的个性化想象整合进完满的经验中。它是独一无二的,相比其他作品具有独创性。审美实质是实践、情感、理智的完美结合,不能用非艺术的形式表现。

形式是“标示出一种构思、感受与呈现所经验的材料的方式”。(LW10:114)这里的构思,是艺术家根据所经验的材料的自然属性与规律,借助熟练的技巧,对诸元素进行理智的选择、组织、安排,使各部分间相互适应以构成一个关系的整体。这个过程的感觉,不仅是对当下情境的感受,而且是对生存命运的深切感知和对意义的领悟,是在理智的引导下朝着一定方向的充实、发展。一个新的艺术作品的创造,开启了所经验的材料的“自然灵性”,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经验,并将深入到更多人的经验之中,指导人们智慧地生活,这也就是杜威所说的形式的中介作用。形式美,因而不是指单个形式的审美趣味,这种理解误解了艺术的使命。形式美始终是同一定的社会生活内容相联系的,是时代的特征、民族的精神、历史的积淀,表达了一个民族普遍的生存体验和对真理的领悟。

四、艺术与文明

杜威指出,“审美经验是一个文明的生活的显示、记录与赞颂,是推动它发展的一个手段,也是对一个文明质量的最终的评判”。(LW10:329)

史书用文字描述每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无论如何精彩生动,却无法直接、内在地进入文明的内核。唯独艺术,由于它是人之经验的产物,以最使人印象深刻的感性形式,记录了生活在具体时代的人们的情感与思想。我们在米诺斯的彩陶艺术中领略到青铜时代文明曾经达到的高度;从埃及的纸莎草纸画中揭开尼罗河古老文明的面纱;也在《荷马史诗》的英雄故事中窥见特洛伊原貌并感叹希腊文明的辉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艺术是文明生活的轴心,它推动了文化从一个文明到另一个文明的连续性。

对于杜威,艺术不只是一种表现,更是一种传达与交流。人类的情感在本质上是人与人在共同的社会实践中获得的相互影响、相互共鸣。艺术以其丰富的感性存在和共同的情感传达,使得社会中的个体从旁观者转为共同体的参与者,使生活的意义得以充实、巩固和加深。艺术形式借助想象力和创造力,吸收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他人经验的价值,以其丰富的感性形式、以其共同的情感传达,为观众、作品、世界、艺术家之间提供了没有障碍的、比语言更为普遍的交流,使观众自身经验得以扩展,并获得有益的指导。艺术这种通过交流进行社会教化的方式,起到了道德规则强硬地教导所达不到的效果,因而杜威认为艺术比道德更具道德性,是更有效的教育方式。